

我與東老之因緣

智銘

東初老法師之德操，久傳於世，其文章遍載教內各刊物，我聞其名者久，讀其文者多，而我福薄，始終無有親近之機緣。

至民國六十六年之四月十日上午十時，日月潭玄奘寺住持悟明老法師晉山陞座典禮，到有諸山長老及四衆弟子千餘人，典禮進行時，我穿梭人叢，攝取鏡頭，有位長老相好莊嚴，威儀具足，被邀請致詞，我心生歡喜，爲他攝取不少鏡頭。他致詞完畢，曾探頭詢問鄰座長老：「此拍照者誰？」獲答：「智銘居士。」而我亦於拍照後問站立身旁之一出家大德：「此位致詞的長老是誰？」據告：「東初老法師。」我聽後，肅然起敬，若不是怕擾亂會場秩序，有急欲上前頂禮之衝動。

典禮完畢，我立於大殿門邊，東初老法師跨出大門，一眼看見我，未經介紹，即拉住我手，我意將俯身下拜，他止住說：「人多，不拜。」一面說一面向山門走去，拉我之手並未放開，他頻獎勉我說：「要努力護持正法，不因任何阻擾而退轉其心，」至山門下梯階時，方鬆開手，並三番四次囑咐我：「你到台北時，一定要來看我……一定啊！」我也一再恭謹答說：「一定，一定。」可是，至其入滅時止，仍未會去親近過。

去（六六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我奉悟明老法師電召去台北樹林海明寺小住，早餐時，有位尼師問悟老：「師父是否要去參加東初老法師追悼法會？」我聞後不禁一震，大聲問道：「什麼？

您說什麼？」悟老代爲回答道：「東初法師前幾天圓寂，無病象坐化。」當時，我内心悲痛，懊喪，自責不已：何以不早日親近，以聆法益，而今苦惱焦心，再也無法實現東老之殷殷囑咐，和自身之切切願望矣。

今（六七）年三月七日，我又奉悟明老法師電召，去海明寺小住。宿於「妙法堂」二機。時聖嚴法師來訪，于丈室與悟老正歡談中，忽有我外來電話，悟老站在丈室外喚我：「許居士！電話。」聖嚴法師問悟老：「許居士是什麼人？」悟老答：「是許智銘居士。」我下樓入丈室，悟老轉身對我說：「你先聽電話，我再給你們介紹。」我接完電話，悟老將我引見聖嚴法師：「這位是聖嚴法師。」我雖然未曾見過聖嚴法師，但早已得知他獲得博士學位消息，讀過他多篇文章，尤其他所譯「中國佛教史概說」更會一字一點，一句一圈，眉批旁註，精讀二遍，故私淑已久。既經引見，當即頂禮，然後轉身欲返二樓，悟老說：「坐坐，談談。」我以聖嚴法師乃當今學者，學貫中外，我恐言不及義，貽笑方家，故婉辭：「不坐，不坐。」

午飯後，悟老正與一居士談話，命我開丈室門引聖嚴法師入內用茶。我因使命難辭，即以半主人姿態與聖師閒談應酬，我說：「東老人滅太早，我與東老雖僅一面之緣，却蒙慈悲囑咐，前去親近，可是心與願違，而今東老人滅，已無法滿願矣。」我不過

說說而已，聖師竟熱忱地說：「現在去，你有空嗎，現在就跟我一道去住幾天。」我答：「有空。」「那馬上走，我有車子在外面等。」聖師相催，我即上樓收拾行李，與聖師同車而至北投「中華佛教文化館」，因緣不可思議。東老雖已入滅，竟能由其接法弟子聖嚴法師之接引，而圓成心願，內心慶幸不已。

至「中華佛教文化館」，我向東老法相前恭立道：「東老，你叫我來，我已來，您却寂滅，現請受弟子三拜。」拜完，瞻仰東老舍利子，其中有五彩繽紛者，有金黃耀目者，有純乳白者。其形狀有圓似珍珠者，有狀似白香象者，都光潔奪目，令瞻仰者不能不發出見賢思齊之由衷。我細數其數，共得四十四顆，問聖師曰：「何以如此巧合，剛好四十四顆舍利子？」聖師曰：「共有三百餘顆，此僅爲一部份而已。」

當晚，我被安置在一間大房中，有五尺寬大沙發床，被枕清新，至爲舒適。可是，因室外嘈雜之聲擾擾，竟無法成眠，乃起身靜坐，觀想：「東老在此種環境中，何以能成就如此崇高果位？」當時，我以自身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之六根，用以應對室外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之六塵，細加分析比照；眼之於色，有烟霧迷漫之山色，萬紫千紅之花色，更有爭奇鬥艷，妖冶惑衆之女色。耳之於聲，有川流不息晝夜不斷之車馬聲，高樓大厦抽水馬達之嗡嗡聲，有弦歌鼎沸之歡笑聲。鼻之於香，有花香、酒肉香、脂粉香。舌之於味，有硫磺味、濕味，更有爭逐聲色財貨之人情味。身根之於觸，眼觸、耳觸、鼻觸、舌觸、膚觸，無一觸於修行辦道有增上力，於法；有犯法、亂法、毀法之者之麤集。如說娑婆世界是爲五濁惡世，則北投此一聞名中外色情泛濫之處，應是濁中之濁、惡中之惡之世界，是一般學佛辦道者，避之唯恐不及之地方，而東老何以偏選此濁濁惡惡之處，開辦道場修行辦道，而又竟能道成正果，使法脈流長，法益遠播？此一問題，使我冥思者久之，而後忽悟「娑婆即淨土，煩惱即菩提」一語之真義。原來，東老就是以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？」之大悲大願，來此濁濁惡惡之世界，化度此間沉湎於酒、色、財、氣而無以自拔之苦難衆生，佛曾曰：「入治正法救護一切，入講論處

導以大乘，入諸學堂誘開童蒙，入諸淫舍示欲之過，入諸酒肆能立其志。」（維摩詰經）正是示諸大乘菩薩救世度生之法。東老也正以此法化娑婆成淨土，證煩惱成菩提，佛又曰：「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東老上行下化，正此之謂也。

修學佛法，有八萬四千法門（約數），我又觀想，東老在此濁濁惡惡之世界（小世界），究用那一法門上行下化，而收濁惡爲淨土之成就（大成就）。憶初入舍利殿時，見琳琅滿目輓聯中，有一副特別顯目，其聯曰：「效百丈家風，百丈不吃，師又不吃，（師撰上聯），傳維摩教義，維摩無言，弟子無言？」（命徒續對）具名者是「弟子方甯書敬輓」當時，據聖師相告：「方甯書居士是東老在家入室弟子。」既如此，我想：此一聯對，除表示其師徒二人以心傳心之契機外，更可由中窺出東老學法之淵源。蓋百丈禪師曾有言曰：「一人長不吃飯，不道饑。有一人終日吃飯，不道飽。」（指月錄卷八）百丈自是「不道饑」者，東老自亦是「不道饑」者，修行之人，法味充滿。怎會道饑。而出家心未出家者，腸肚空空，一無法味，故終日吃三餐另加零食，腦滿腸肥，却仍終日「不道飽」。百丈又曰：「吾無德，爭合勞於人？」（同錄）故有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」一語流播諸方。而今東老亦有「效百丈家風，百丈不吃，師亦不吃」之聯句，可見東老修行法門來自百丈，應無疑問。

百丈教人如何修行：有人問：「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？」百丈曰：「汝等先歇諸緣，休息萬事，善與不善、世出世間，一切諸法，莫記憶、莫緣念，放捨身心，令其自在，心如木石，無所辨別。心無所行，心地若空。慧日自現，如雲開日出相似。但歇一切攀緣，貪、瞋、愛、取、垢、淨、情盡。對五欲八風不動，不被見聞覺知所縛，不被諸境所惑，自然具足，神通妙用，是解脫人。」（同錄）東初法師自稱「效百丈家風」，對此段教語，自己悟個中三昧。雖處濁濁惡惡之處，「心如木石……不被見、聞、覺、知所縛，不被諸境所惑。」不爲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之五欲，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之八風所動。不爲境

轉，反能轉境。自然具足，解脫自在，成正等正覺，化度如許有情，成就無上功德。

繼觀想「傳維摩教義，維摩無言，弟子無言？」之下聯。緣維摩會語大目連曰：「法無名字，言語斷故，法無有說，離覺觀故，……法相如是，豈可說乎？」（維摩詰經）蓋諸法空寂，應離言說相、名字相。語言道斷，心行處滅，無言說之人，亦無言語可說，言語亦是虛妄假相，無有實性，唯有離言說、文字，才能實證菩提。故維摩勸大目連「無言」。方甯書居士之下聯，自在讚東老之修持，已得維摩「無言」之精義。確實，由東老成道如許舍利子證之，其亦確入「無言」之化境矣。

我將東老在此濁濁惡惡之處，何以能成正果之疑團打破，倒頭入夢，外界之嘈雜混惡，已不足爲患矣。

東老之接法弟子爲聖嚴法師，聖師今天之成就，在當今佛界中，應是翹翹者。樂觀老法師曾面囑聖嚴法師曰：「我輩；老者老矣，滅者滅矣，中國佛教之興衰，全付汝一人而已矣。」此語深長而極悲切，我當時在旁聞之，熱淚盈眶。而今執筆爲此文，尙含淚欲泣。

我與聖嚴法師僅有半日之緣，觀其仍僅一鉢、一衲、一芒鞋，道貌岸然。雖東渡有年，但未爲境轉，保有中華佛教之傳統美德，其言談、處事、待人、接物，謙和恭謹，守正不阿，隨緣化導衆生，接引有情，毫無青年得志，貢高我慢之習氣。聖師之修爲，有「青出於藍」之概，我對聖師，敬禮有加，曾於舍利殿，頂禮三拜，親近善知識。此種大禮，除五十一年皈依道安老法師行拜一次外，此爲第二次。今東老以燈傳之，深慶得人，自此荷佛慧命，責任綦重，願聖師亦應有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」之氣魄，重振中華佛教。

末了，願以四語奉敬聖師，並慶東老得人：

行遵佛制

口宣佛言

無盡燈傳
不振宗風

（完）

捐 款 鳴 謝

龍平法師	港幣 200.00 元
隆根法師	港幣 200.00 元
無名字居士	港幣 200.00 元
顧益生居士	港幣 100.00 元
陳婉華居士	港幣 100.00 元
鍾湯菊居士	港幣 30.00 元
蔣元啟居士	港幣 225.00 元
查良鏞居士	港幣 360.00 元
高永胥居士	港幣 180.00 元
張教授	港幣 270.00 元
竹園法師	港幣 90.00 元
李鶴年居士	港幣 45.00 元
談錫華居士	港幣 20.00 元
妙法寺	港幣 3,280.30 元
總計	港幣 5,300.30 元

七十三期收支報告

一、收入：	
本期捐款	港幣 5,300.30 元
發行收入	港幣 625.80 元
總計	港幣 5,925.30 元
二、支出：	
印刷費	港幣 3,166.50 元
稿費	港幣 1,665.00 元
郵費	港幣 693.00 元
什費	港幣 400.00 元
總計	港幣 5,925.30 元

內明雜誌社謹啟

稿 約

- 本刊園地公開，歡迎四衆投稿。來稿一經刊錄，敬致薄酬，每千字自十元至二十港元。（另由查氏附贈供養金百份之五十，即每千字自十五元至卅元）。來稿請用稿紙，以便核計。用白紙者，請註明字數。來稿文體不拘，悉聽作者方便。來稿請勿兩面書寫，勿過於潦草，以免誤植。來稿長短不論，視內容需要爲準。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，更佳。來稿刊錄與否，概不退還，請特別注意，自留副本。來稿筆名聽便。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，以便匯寄稿費。來稿一經刊載，版權歸本刊所有，如有一稿兩見等情，皆作移酬作捐論。來稿本刊有刪改權，不願刪改者，請先聲明。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，切勿托人轉交。

（上接第37頁 反物質）
我啓稟菩薩，我須回去侍母修行，將來盼能同來，如若不能，亦只有聽緣份罷了。

菩薩微微一笑領首，溶化於太虛之中，我張目四望，早已身過半小時，一切記憶已漸褪去。我母在鄰室正在打坐唸經。

我還看見什麼呢？是的，我也看見了地球未來的爆炸，一切都毀滅了。所有的星球都是有生有死的。太陽也在衰老之中，將來也會爆炸。